

真正的高情商 是懂得换位思考

真正的高情商,不是赞美,不是热情,而是懂得换位思考。

赞美之言说得太多,就成了虚伪的阿谀奉承;对待他人过于热情,就成了无底线的“烂好人”。

那些真正拥有高情商的人,都懂得换位思考。他们顺境时不炫耀,看破时不说破,以心换心,将心比心。



1

很久以前,南美洲的原始森林里有一种很美丽的鸟——翠波鸟。它们的体长不过五、六厘米,但巢穴巨大。于是每天都忙于筑巢,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。

面对这一现象,有学者不解,于是展开研究:把一只翠波鸟放入笼子,观察其筑巢。结果发现小鸟建了个勉强能容身的巢就停工了。

学者把另一只翠波鸟放入笼子时,发现它开始拼命筑巢,而原本停工的那只也开始动工了。笼子里,两个鸟巢越来越大。

没过几天,其中一只死了,另一只见状,停止了筑巢行为。

翠波鸟的行为,何尝不是人类行为的映射。很多人,明里暗里都在和身边的人作比较,这是羡慕,也可以是进步。而他们在得势时,却更热衷于在他人面前大肆炫耀,勾起别人的攀比心理,扰乱别人的生活。实际上,这正是一种情商低的表现。

卡耐基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:“天下最悲哀的人莫过于本身没有足以炫耀的优点,却又将其可怜的自卑感,以令人生厌的自大、自夸来掩饰。”

正所谓,天不言自高,地不言自厚,人不言自能,水不言自流。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,既不能轻贱别人,

也不可吹嘘自己。适得其度,才会赢得众人的青睐。

顺境之时,心怀谦卑待人,以低调处世,方能让自己的路越走越宽。

2

《传习录》有云:“大凡朋友,须箴规指摘处少,诱掖奖劝意多,方是。”再好的关系,也难以接受过多的规劝与指责。

那些我们自以为的为他人着想的建议,或许只是揭人伤疤;那些被我们看透、看破的事情的本质,或许早已人尽皆知。

古人云:“多下及时雨,少放马后炮。”事后诸葛亮,往往是缺乏智慧,缺少修养的表现。

正如《荀子》所云:“言而当,知也;默而当,亦知也。”与其口不择言、一吐为快,导致落人口舌、遭人厌恶,不如适时沉默,静观其变。

以看破不说破的智慧,减少矛盾和冲突,才是高明;以看穿不揭穿的度量,安放别人的尊严,才是智慧。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,换位思考,是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。

3

《增广贤文》有云:“责人之心责己,恕己之心

恕人。”与人相处发生矛盾时,先宽恕别人,再反省自己,这样更有利于解决问题。

拥有以退为进的智慧、换位思考的力量,更容易让结局以共赢收场。

子曰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因不喜欢遭人批评,所以先反思自身;因想要得到他人宽恕,所以先原谅别人。

以上,都是智者的行为。

人世间,换位思考,是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。

古时,一青年口齿不清。走在街上,遇到别人问路,他挥手指路却不作声。朋友从不远处走来,问道:“刚刚那人跟你说话,你怎么不说话?”

青年答道:“那人找我问路,没想到和我一样是个口吃,我若回答了,他肯定以为我在模仿他,伤了他的自尊就不好了。”

人与人之间,难以以心换心,贵在将心比心。

换位思考,是一种能力,是一种智慧,更是一种高情商。与路人换位,可减少冲突;与朋友换位,可解决矛盾;与家人换位,可增进感情。

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,以换位思考的态度对待问题,再静听生命的回声,一定清耳悦心。

来源:人民网

以同理心呵护生命的成长

童话集《茉莉的耳朵》是一本特殊的书。六篇小说写的六个孩子身体都不完美,有的失聪,有的坐轮椅,有的失明……在大众眼里,他们是残疾人,但作者一木秋却不这样看。她并不认为那是一种残缺,而是把他们作为平等的正常人来对待。这是一个个平凡又不寻常的成长故事:茉莉的耳朵去旅行了,洛洛的“昨天”消失了,海宝看世界不用眼睛,坐轮椅的大宇跟鱼学会了游泳……

作者以一种同理心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,发现身心的不完美从来不等于不美好,反而成就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自我。作品还告诉我们,对残缺的夸大,不只带来伤害,更是一种偏见,因此忽略了一花一世界的风景。

《茉莉的耳朵》并没有回避残疾孩童面对生活的困境,主要表现了主人公们所独自承受的困难。这不是靠勇气与毅力就能坚持的,还需要爱的呵护。没有爱,他们就像严寒中的花朵,一天也难以生存下来。因而,这是一本表现人间至爱的书,作者写出了感人肺腑的友爱,以及深入骨髓的母爱与父爱,也写出了理解与包容的可贵,让人们超越歧见。

每个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都会变得脆弱,都有被关注、被理解、被关爱的需要,这是文学作品体现人文精神的地方。但当下的文学创作更多关注的是强者、成功者,写残疾人士的就更少了,即便有,也局限于传统观念,缺失同理心,缺少平等和尊重。殊不知,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。其实,文明包含了对他人的理解与包容、平等与尊重,文明还包含了爱心的传递与付出。《茉莉的耳朵》带给我们的正是这些理念。

以残疾儿童为题材的创作是具有难度的

写作。一方面在于不只要把儿童心理写出来,还要把残疾儿童的心理写出来,写到位,写得精准,这需要下功夫。作者曾经在残联工作了8年,对残疾儿童的心理、行为与语言有长期的观察。小说中的六个孩子,不仅心理表现到位,富有鲜活的儿童语言和儿童性格特征,而且还具有明确的个性。另一方面,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来表现复杂的病理,形象地表现病症,让孩子们看得懂、感受得到,这也很难。作者有自己的办法和探索。比如,她以一片落叶来表达残缺的普遍与美丽,让主人公正确对待右耳的缺失。这片布满小虫洞的树叶,在手电筒的光照下,虫洞就像星光一样闪现在墙上——叶子的缺陷使它拥有了一片星空。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表达具有非同一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
这并非一本简单的作品集,六个故事寓意深远,具有超越与象征的意义。比如,洛洛有时分不清现实和想象,作者以“昨天”不见了的意象来表达,很有时间与哲学的意味。书中每个孩子面对的困境,也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。比如说,面对困境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?如何善待身边并不完美的人?甚至如何看待并不完美的自己?这些内容是写给成人的,也是成人应深入思考的人生问题。

此外,小说还有意融入岭南的地方生活风俗与地理知识,有的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海边渔村,浓郁的渔民生活场景和海滨风光,使作品散发出大海的气息,充满了渔村的风情。这样的写作不仅给作品抹上了地域的色彩,还使得叙事充满张力,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。

熊育群

